



文学札

云 珊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文学小札

云 珊

文学小札

云 珊

责任编辑：黄起衰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197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29,000 印数：1—40,000 印张：7.875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127 定价：0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有七十多篇文学随笔和短论，内容丰富，涉及到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戏剧等各个方面，有的批判“四人帮”的反动文艺观点；有的漫谈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问题。这些文章写得短小精悍，生动活泼，切合实际，解决问题，可以帮助初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提高文学素养。

目 录

扑不灭的灯火·····	(1)
长胡子的新兵·····	(5)
论“大小秦牧”无罪有功·····	(8)
说“自然”·····	(12)
花与土·····	(17)
“情郎妹子”与“正旦”·····	(21)
生活的高音歌手·····	(27)
人民的心灵·····	(32)
没有度量衡的土地·····	(34)
生命形式的转化和飞跃·····	(37)
想起了《萌芽》·····	(40)
赵树理和通俗化·····	(43)
“形”与“神”·····	(45)

从蜘蛛的腿说起.....	(49)
不须特别声明.....	(53)
做文学上的安泰.....	(56)
说“动”.....	(60)
无声与有声.....	(63)
“不要放开科学”.....	(66)
杂谈科学文艺.....	(68)
人话与“神”话.....	(72)
艺术的天地.....	(75)
感情——想象的激素.....	(81)
“不闻问，无善声”.....	(83)
博与精·广与深.....	(86)
贝壳软？泥沙软？.....	(89)
不断创新.....	(95)
辞者理之纬.....	(99)
奇和巧.....	(104)
想起了评本.....	(107)
小论感受.....	(109)
棍子算老几.....	(113)
耕耘·收获.....	(115)
人物命名刍议.....	(117)

诗境的再创造·····	(120)
学学工人打铁·····	(123)
“你少了它不行”·····	(127)
惜墨如金与用墨如泼·····	(129)
小节发微·····	(131)
单语的魅力·····	(135)
工夫在诗外·····	(137)
小号角·····	(139)
懂和爱·····	(142)
诗的节省·····	(145)
说乱韵诗·····	(149)
刀口·托物·····	(152)
何不压短一点·····	(154)
诗风小议·····	(157)
空喊不是诗·····	(161)
由朱自清改诗想到的·····	(164)
诗与谜·····	(167)
叙事诗中的“华彩乐段”·····	(169)
诗朗诵这门艺术·····	(172)
慧眼识英雄·····	(175)

请注意政策.....	(180)
悲欢离合总无情.....	(183)
《望乡》断想.....	(186)
商标·沙袋与看头不知尾.....	(191)
“细节大于情节”.....	(194)
浓淡有度.....	(197)
调度·集中·浓缩.....	(200)
动人以情.....	(203)
从《玉堂春》看唱、白的安排.....	(206)
一把钥匙开一把锁.....	(211)
马灯的震惊及其它.....	(214)
某君答记者问的联想.....	(216)
数字和形象.....	(221)
“短处”即长处.....	(223)
自有诗心.....	(226)
撒得开与收得拢.....	(229)
横切面.....	(232)
语言的性格化.....	(235)
关于景物描写.....	(240)
少——多——少.....	(243)

扑不灭的灯火

一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道：大跃进年代，毛主席在越秀泳场泳罢登岸，刚坐定就翻开书本学英语，还问一位领导同志：你学外语吗？那同志说：我都五十多岁了，还能学吗？毛主席笑道：我六十多岁了，还在学呀。

这情景，确是震聋发聩。鲁迅晚年，仍然以“倘能生存，我自然还要学习”自励；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：要读马列著作，要读点政治经济学，要读点哲学，要读点历史，要读点文学……，还要读点外语。主席自己，率先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看过纪录片《毛主席在中南海居住过的地方》，很难忘怀那案头、架上、柜里、床边一叠叠翻开、批注或签记的书籍。想想主席毕生战斗，毕生学习，八十以上的高龄了，依旧孜孜不倦，怎不令人感奋，同时也不免感到自己疏懒的不该。

为革命而学习。这是每一个革命者，也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自然而正当的要求。然而，“四人帮”一伙对此却怀着莫名的恐怖。他们不单任意歪曲马列，并且横暴恣肆地把古往今来人类的文化积累，一脚踢下东洋大海，把“批判地吸收”篡改为全面地抹杀，一概斥为“封资修黑货”。帽子所到，玉石俱焚；棍子指处，片瓦不存。不仅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辩证地肯定过的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难以幸免，就是确然并无阶级性的自然科学，他们也要冠以“资产阶级的”罪名而大张挞伐。近百年不必说了，就是文化革命前十七年和解放前后的优秀之作，总之，一切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这样那样作用的文化积累，一概打下十八层地狱，不得超生。尽管他们自己迷醉于各种糟粕，却不让革命人民去汲取精华。鲁迅在《论“旧形式的采用”》里嘲笑过那种吃牛肉怕自己会变牛的人。“四人帮”正是用“会变牛”来吓唬别人，并且给人定罪；一面又用愚昧和狂妄去养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“牛”。于是，他们“宁要”的所谓“没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”交白卷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之流就在社会主义的百花园里跑马，真的头上长出角来，变成推车向后转的野牛。然而，这样一来，只剩下“没有文化”，却不见了“社会主义”和“劳动者”。

人之所以异于穴居野处的猿猴，脱离了千万年的蒙昧，能够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，除开下树直立，学会了使用劳动工具，以语言交流经验（这又是“四人帮”害怕的东西）等外，还有一个使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，那就是不断丰富文化积累。新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而天上也不会凭空掉下“无产阶级文化派”之所谓“无产阶级文化”来。拒绝汲取文化积累中有用之物的人，实在是天下之大蠢。而以鞭扑为业的“四人帮”，又因为这很有碍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实现，要将其扑杀。为准确起见，还应给“四人帮”一伙加两个字：大毒。

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文艺，鲁迅看成是“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，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。”

（《坟·论睁了眼看》即便是竹筒瓦灯，简陋得很，这灯火自然也经过许许多多的人不断加油，而且燃烧，化为光热，余下渣滓。我们应该剔去渣滓，添加新油，使它燃得更亮，并汇入革命的炬火里去；而不是一棒把瓦灯打碎，却去幻想云头里飘下琉璃宫灯来。

“没有拿来的，人不能自成为新人，没有拿来的，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。”只要我们如鲁迅先生那样，“沉着，勇猛，有辨别，不自私。”就无须被“会变牛”所吓

倒。高度赞扬而又准确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列宁说：“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，要研究这份遗产。”把它“拿来”，用于“推翻资本主义，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新社会。”

还是开头那位同志回忆道：“主席住房的灯光，总是越深越明亮。”我想：这灯火正汇聚着人类历史多少聪明智慧，这灯火也映照着重革命者广阔的胸怀，经过伟大导师剔渣添油，更加明亮地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。

几只丑恶的飞蛾，是扑不灭人类智慧的灯火的！

长胡子的新兵

长期受“四人帮”迫害的一位老作家说，他是一个“长胡子的新兵”。我想，这感受是真实的，也是动人的。

在“四人帮”一伙的眼里，老干部是“民主派”而又“等于走资派”，老作家除非卖身投靠，自然也逃不脱“老”字号的命运——有“官”的当然成为“走资派”，没“官”的还有“黑线人物”、“反动权威”之类的帽子等着，总之是非搁笔不可。

我们这一代今天是长胡子的了，有长有短，从生理上说，可以算“老”。然而，当我们胡茬初露，开始学着动笔的前后，确然从老作家那儿汲取过不少营养。我自己，就是捧着不少老作家的作品读得入迷，连妈妈叫吃饭都不理的一个。时过境迁，逐渐也看出了老作家的某些不足或是错误之处，同时，又看见他们遵循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

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努力改造自己，努力为社会主义而歌的动人情景。老舍在《龙须沟》里，对新社会倾注了多么热烈的感情；曹禺从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到《明朗的天》、《胆剑篇》，以他那严谨的风格，浓郁细致的笔触，如此有力地控诉了吃人的旧社会，唱出了新社会里知识分子改造的赞唱，在困难时期喊出了不畏艰险的声音；巴金那许多写抗美援朝的作品，饱含着老作家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深情；而赵树理的一幅幅北方农村的风俗画，把我们带进了劳动者活生生的精神世界，以他们的悲欢拨动我们的心弦……事实俱在，简直是无法一一列举。我饱食过他们以心血酿成的精神粮食，因而，对他们总是怀着无法抹之使去的崇敬之情。

当乌云密布，邪恶肆虐的日子，一夜之间，老作家们被加给了各种实在难以想象的恶名，精神乃至肉体备受折磨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脑子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，因无法解答而深为苦闷。有时又想，是不是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健康，有什么“怀旧”之情？细细想来，自己确然心有所“怀”，“怀”的是老作家创造的众多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，所揭示的真理，所表露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热情，还有堪供学习借鉴的写作技巧。而这些，难道不正象乳汁一样，充实着文学青年的心灵，使之迅速成长么？他们何罪

之有？

“足赤”的完人，世间罕有，老作家也不是天降圣人。他们也有一个成长过程，何以要独独苛责他们？然而，他们为人民做了好事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，要抹杀也不是容易的。前不久，再版重排某老作家的一本书，没有任何行政命令，排字工人主动打破常规，几天工夫就提前排好，以至叫习惯于出书周期长的编者吃了一惊。这是怎样的阶级深情！

雨过天晴，真象大白！原来是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在作祟，而炮制者的“醉翁之意”，并不在于推倒几个老作家，他们“念念不忘”的，是借此实现“改朝换代”，以便“黄袍加身”。试想，有这些成绩卓著的老作家们横在面前，他们又怎能成其为“开”“新纪元”的“旗手”！？

老作家们是谦逊的，说自己是长胡子的新兵。多年不提笔，业务有些荒疏了，现在又提笔，这是新；形势发展了，新的事物、新的问题需要去观察、体验、研究、分析，这也是新；顶重要的，还是经历了长期的斗争风雨的磨炼，在新的长征路上焕发出新的风貌、新的创作青春！

人民群众对“长胡子的新兵”寄有深情，也寄以厚望。

论“大小秦牧”无罪有功

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期间，一个业余作者的慨叹，成了广泛谈论的话题，这就是：“大秦牧扬眉吐气，小秦牧唉声叹气。”一位文艺界的老前辈听了以后，笑笑说：“大秦牧也不是什么扬眉吐气嘛！”我理解，那意思大抵是指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秦牧同志恢复了青春，在文学创作上不减当年勇罢了。

问题在于：的确颇有一批“小秦牧”的命运不甚佳妙。何谓“小秦牧”？这雅号乃是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在文艺界大兴株连之法的怪胎。你不是与秦牧同志通过信、谈过话吗？小秦牧！你不是与秦牧同志吃过饭、握过手吗？小秦牧！你虽然没有和秦牧同志通过信、谈过话、吃过饭、握过手，但你不是见过他吗？小秦牧！你虽然没有见过秦牧同志，但你不是看过他的文章吗？小秦牧！你虽然没有看过秦牧同志的文章，但你写文章，秦牧也写文章，因此，哼，你

还是小秦牧！……

哦，如是“小秦牧”！

这并非杜撰。有些“小秦牧”甚至连文章也不曾写过哩！这样的株连法，到了“四害”横行之时，真是“古已有之，于今为烈”了。那令人哭笑不得、不寒而慄的局面，实在不堪回首。

秦牧同志受尽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迫害，那只是因为，他是一个遵循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，用自己勤奋的创作实践，贯彻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方针，取得了优异成就的作家。因此，他有功劳。而且他的功劳还不止于此。他还热心地为培养文学新军，付出了大量心血。他曾经为不少青年作者的作品，写过热情洋溢的序言和评介，经常和他们探讨创作问题，而且写了一部颇受欢迎、对文学新人很有裨益的书：《艺海拾贝》。这样一位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作家，竟然曾经被诬为什么“艺海里的响尾蛇”。这真是“颠”天下之大“倒”了。

“大秦牧”有功，“小秦牧”何罪之有？

“小秦牧”者，建国十七年积极从事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批骨干也。他们在基层一边扎实工作，一边坚持业余创作，为我们的文学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。特别可贵的是，在“四害”猖獗的那些年代里，他们骨头硬，不怕邪，